

霁月二三事

01 霁月

霁月只是座小城。没有博物馆，没有大商场，没有什么动不动就冠以“世纪”、“时代”之称的拔地高楼，因此青年人们的聚会有时常找不到去处，也为此饱受诟病。读高中时同窗们常对历史老师挂在嘴边的“小城养人”嗤之以鼻。

但就是这样在五光十色的新一线城市面前黯然失色的霁月，有连绵的山峦，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虽说山不高，比丘陵更低矮，相比北方盘踞横卧的秦岭与西方群龙纠缠的横断，它简直是最微小温柔的山川了。水倒是属长江一级支流，但十来年前它尚且只有一人便可独力横跨的宽度。不过后来几年随着机器轰鸣声大作，将其拓宽了两倍不止，倒也修起了四五座跨河桥。

山，霁月人称之为麒麟山，这两年生态文明建设的风吹得大，当地很重视麒麟山为霁月带来的效益，麒麟公园也成了霁月人饭后散步的好去处。

水，霁月人称之为汜河。它将霁月分成了河东河西两处城区，河西作为老城区有过曾经繁华，河东作为近几年重点开发的新区，是房地产商青睐之地。汜星大桥是将河东河西连接起来的跨河桥之一，两端均位于两城区人流量最密集之处，桥上常年车灯车鸣一片，密密匝匝的车影，令人呼吸困难的尾气。

但汜星桥上，过去你常常可以看到中老年人坐在折叠小板凳上，身侧一个工具包，气定神闲把一根细得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的钓鱼竿，从桥上垂下去钓鱼。虽然看过许多次了，每每路过我仍觉得是奇景，因为汜星大桥之高——虽比不得其他，但也是足以让我趴在栏杆上眺望时有些心悸的高度，在这里垂钩着实奇异，不晓得怎么才能知道有鱼上钩，收上来又得多久。垂钓人凝固的背影后是或呼啸或胶着的车流，有种奇妙的平衡。

高中时候，我在河西住，却在河东念书，每天都要坐公交车跨过汜星桥，偶尔也走路过桥。假期出门散步，我很喜欢到汜星桥上走一走，虽然家人好像一直很嫌弃那上面浓重的尾气，但其实河风很大，会把尾气、车鸣以及一切坏心情都吹散，我不担心。

我喜欢走汜星桥。冬天的早晨，从河西到河东，背对着老城区，面向在熹微与云雾的缠绵中透出灰紫色的丘陵，背着书包，负重前行。有时候我会觉得住在河西就像蛰居在坏牙齿缝隙里的牙垢，每天傍晚八点健美操的广播音乐和街道里塞满的车灯与喇叭声能让你发酵出腐败的气息。但我也并不喜欢河东，那儿就像一方没上油漆的水泥墙壁。宽敞广阔的街区只看到零星的绿荫，于是这里除了灰尘腾舞与国道上货车的呼啸，还有就是房地产商楼挤楼地修出来后无人居住的高楼，空洞又阴湿。

而汜星桥将这些温度和色调连接起来，走在这里你便从任意两种极端中脱身，轻松快活，并且有明晰的目的地。你什么都不必担心，你只需要走好这笔直的一条路，如果深夜遇到坏人，你就从桥上跳下去，谁也奈何不了你。

似乎汜星桥讲得太多。

02 邻人

我家隔壁住着一户人，女主人是音乐老师。

初中时候，尚有周末双休可放，周末下午总会听到隔壁女主人弹钢琴。我对音乐素不敏感，对这琴声也无太大触动，只是觉得不扰耳，也并没有当作生活中的什么风景。母亲却喜欢，说是弹的她那代人喜欢的老歌。

我们这户公寓，人情比较淡漠，大家相识不多，不似以前住的职工小区，邻里不是沾亲带故也算同事好友。不过与隔壁的女主人，每每在电梯里，过道里见面，我和母亲都会与她打个招呼，或点头示意。

女主人喜欢打麻将，听她打电话无一不是与牌友相约地点时间。某天我俩都在过道里等电梯，我低头翻单词本，忽听得边儿上一声铆足了劲的“嗨——”犹如惊雷。我下意识侧目，原来是女主人往电梯口的地面上啐了口痰，用脚划了划算是表示不给清洁工添麻烦，于是楼道里的瓷砖上留一抹亮晶晶的反光。电梯门打开，若无其事掏出手机又开始约在某某茶楼。我跟在她身后进电梯，惊魂未定，那声浑厚而伴有回声的清嗓声余音绕梁。

女主人的琴声还是每个周末都轻灵从容地响起。

03 散步

霁月城虽然小，倒也做不到出门能沿街招呼的地步。不过我常常在散步时遇见一对中老年夫妇，大概五六十的年纪，男的瘦高，且不是一般的高，是南方人路过一定会多望上几眼的高；女的则矮，是一定低于南方女子平均身高的矮，微微发胖。两人走在一起相当惹眼，男的摇一把蒲扇。

我常常遇见他俩。汜星桥上，河东沿河堤，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扇一无，两人挨得不近，又时远时近，散散漫漫地晃着走着，不刻意的距离自然而然。

不过他们走得挺慢的，至少比我慢。而桥上与河边留给人行走的道路不算宽，每次走在他们后面就有些苦不堪言。两人若近若远地走着，刚巧就没给你留出能超车的距离，只好尴尬地放慢脚步，常常弄乱我走路的节奏，这是出门散步最怕遇见的事之一。

不过出门散步能常常碰见一些熟悉的人对我来说是件愉快的事情。可能是证明我与世间的联系，可能是证明生活的规律性，这规律让我感到自豪，不知为何。

霁月这两年修路修得很频繁，就像是某种病毒一样在霁月的身体上扩张着，先是河东中学门口，然后是整个国道，整个河东，最后蔓延向河西老城。

早不修晚不修，偏偏在高三最后修起了路。每每上课时，都可听见校外机器的咆哮，我一度觉得那拖拉机像是有张长着利齿的血盆大口，向下狠狠敲去，地面随即被啃得稀烂。把好端端的路砸得差不多了，压路机来了，混着沥青油刺鼻的味儿来来回回，而我们在去往小吃街的路上与它擦肩而过，见怪不怪。

这时候雨天是最麻烦的。踩着不知稳不稳的石板和腻滑的泥浆，学生们挤作一堆小心翼翼地前进，还需要从积起的石堆上跳下或攀上去。有时如果运气不佳，对面要坐的公车正好来了，那就非常刺激了——加快速度，上蹿下跳，调整路线，尖叫连连，宛如一场真人跑酷。

高三结束后，在霁月河东新城的某家商场门口的翻修也达到了高潮，听说不仅要翻修扩宽国道，还要修地下通道。于是东围一块儿地西圈一块儿地，最后只留下狭小的一条道留给行人，以及公交车、汽车、货车等等你能想象得到的交通工具。且没有红绿灯。

我们一开始都很担心会不会出事，不过时间长了大家都习惯了过这段马路时的扑面的烟尘与近在咫尺的喇叭声，反应也都挺快。

不过当我在暑假里百无聊赖时，那截路不知怎么的竟然出了车祸，货车与搭乘了两个人的摩托车相撞，结果自然是惨烈的。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这句话早已经用到泛滥，因为它说得确切。

可没等我全然忘记这件事，前些天和母亲通话，在电话里听说那段路又发生了一起车祸，雷同的货车与摩托车相撞，雷同的结局。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母亲在那头说：“哎，你知道的，那截路嘛……”

“那截路”，仿佛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一个标志。是代表着被纳入一线城市后高速的发展么？还是人们大概无能为力的某些事呢？

在大城市里发现某些冷清的角落、街道时，我是害怕的。因为觉得这座城市让我永远看不到头，永远有我未知的。但在霁月和朋友瞎逛发现一些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时，我是雀跃的，因为有了一种“霁月渐渐属于我”的错觉——我会认识所有的霁月。

可是某个清晨，我起床后拉开窗帘，楼下临江的广场竟然是一片被敲碎地面，翻开土层，砍断树木后的狼藉，一片乌压压的红褐色，像是干涸后的血锈。

“那里要修一个停车场。”母亲对我说。

原来病毒还是蔓延过来了。

小时候我内向孤僻，从来不主动找别的小孩玩闹，于是退休在家的外婆总会想法子带我去玩。比如，她会对我说：“狗儿，我们出去喂蚂蚁。”——忘了说我小时候的昵称是狗儿，看起来不大友好的两个字，蜀地方言念起来却很亲切明快——小孩子喜欢动物，对蚂蚁蜘蛛也不恐惧，我自然是很乐意的。于是外婆从冰箱里解冻一小块肉，切碎了装进塑料袋，我们就去临江广场那两棵大大的黄果树下面儿找蚂蚁和蚂蚁洞。有时放几粒在一队蚂蚁面前，有时放在蚂蚁洞跟前。一只蚂蚁探头了，围着肉打几个转，细细研究是个什么东西，等它明白这是食物以后，会去召集它的伙伴们，大家围过来抬起碎肉，往洞里小碎步跑去。看蚂蚁是我童年最大的乐趣之一。

临江广场是小孩儿的天下。蹦蹦床，打气枪，钓金鱼，豆腐脑，糖人，沙画，套圈儿，糖葫芦，冰粉儿，凉糕，挑着担子的中年人打开陈旧的喇叭，“豆花儿——卖豆花儿——”的沙哑广播声也能让人分泌唾液。热闹得很，热闹得几乎吵到耳朵发疼。而我每跳一次蹦床就会出一身汗，高烧一次。蹦床是我的克星，可这克星让我又爱又恨。我还是常常向我妈摊手要硬币，转身义无反顾地向蹦床跑去。08年地震后，也在临江广场扎过一段时间帐篷，周围挤着不认识的人，夜里大地深处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在喘息，不过我不怕，因为周围到处都是人，人多就不怕。小孩子永远比大人更勇敢。

我看着那片土地，脑海里飞速模拟着在那片广场上的人事变迁，渐渐地它变成了一片极其宽敞划分规整的停车场，光亮的车顶齐刷刷反射着太阳光，明晃晃一片，让人不得不移开目光。

我爱霁月。

图文无关。

